

# 新时期我国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探析

刘念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 400074)

摘要: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是教育研究中的一对重要范畴, 我国学者们从不同层面提出了多种观点, 一定程度上存在“自说自话”现象, 未能真正指向实然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新时期, 研究处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不仅要达成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在理论与逻辑上的一致, 更要观照我国实然的理论与实践, 在教育实践活动和主体关系中寻求和谐, 在发展中跨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鸿沟。

关键词: 教育理论; 教育实践; 研究现状; 问题

跟其他理论与实践关系一下, 大家普遍认为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是紧密联系的, 它们存在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相互作用, 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有指导意义, 而教育理论又在教育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这个命题起始是大家公认的, 在意识里相信理论与实践间的紧密对应联系, 且理论在层次上要高于实践。这就形成了人们对理论作用和地位的信赖和偏爱, 以致在接下来出现的怀疑与破碎局面中陷入尴尬境地: 理论不能指导实践, 理论不科学, 理论脱离实际……理论界发难, 理论不科学; 实践界更是怨声载道一片, 理论无用, 理论空洞遥远。教育理论在理论与实践间都站不稳脚, 这就使得理论界不得不重新思考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 一、当前我国教育界理论与实践关系研究综述

### (一) 以“双向”代替“单向”

面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间的断裂与距离, 有的学者力图从深层挖掘两者内核基础上证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本然统一关系。郭元祥教授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逻辑进行考察, 认为“教育实践逻辑是教育理性逻辑的基石”, 把握教育实践状况是实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结合统一的现实基础。宁虹教授从教育本身的实践性质出发, 指出教育理论属实践哲学的范畴, 理论完成于实践之中, 理论与实践是本然联系于一体的。尽管他们选取的角度不尽相同, 但同其他学者普遍认为的情况那样, 本质上,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是不存在分离的, 它们是现实本然的统一体, 是应该而且能够结合的。两者之间出现距离的原因在于, 教育理论“科学化”与“学术化”价值取向的追求, 朝着自己的内在逻辑方向独立发展。所以, 理论研究应努力观照实践活动走“实践化”的道路。

然而, 有的学者反对“理论附属于实践”的理论价值倾向, “不满”以实践为标尺来修剪理论或自我修剪, 在承认现实确实存在较严重的教育理论脱离教育实践问题的同时, 反向地指出“理论脱离实践的程度并不比实践脱离或摆脱理论指导的程度更加严重”“我们关注的焦点与其说应落在实践对理论的批判上, 不如说应落在对实践自身以及对理论的双重反省上”的论题。学者们开始为理论进行“辩护”, 我们不能片面强调理论对实践的靠拢, 而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靠拢。这样, 学者们就避免了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绝对化和极端化, 既不是完全独立, 也不是天然合一, 而是以辩证的思维方式进行双向的考察。

### (二) 以多样、复杂代替单一、绝对

除了用辩证的双向思维来观照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之外, 理论者还分别从理论、实践及理论与实践作用关系三方面的多样性、复杂性角度来解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理论层面, 学者们渐渐认识到理论来源的多样性、发展的自主性及理论的层次性等问题, 特别分析不同性质的理论形态及分别与实践的不同联系, 指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分层的, 并非所有的教育理论都能直接指导实践”。实践层面, 指出教育

活动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科学性与价值性共生, 尤其是“缄默知识”对实践的影响。另外有学者从形态上将教育实践分为三种类别, 一是科学性实践, 二是价值性实践, 三是缄默性实践。可见, 我们了解到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各自有不同的特点, 理论本质上是多层次的, 而实践呈现也是多样化和复杂性的, 另外, 由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它们在自己的发展逻辑中还会衍生出更多不可定性的内容, 因此可以说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并非简单的一种对应关系。于是, 就衍生了后来丰富多样的关系说法, 如“合理脱离说”“相互滋养说”“主体关系说”“中介说”“一方优先说”等。总体来讲, 这种以多样、复杂代替单一、绝对的方式, 一方面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实然的关联给予肯定, 另一方面是指出两者之间的区别。在“指导”关系层面上, 则强调间接性、观念性与终极性。

### (三) 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区分

参照自然科学理论实践与理论关系演变的经验, 以及教育理论元研究中教育理论性质之争的启示, 学者们意识到教育理论因性质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层次的组成部分, 不同性质的理论同实践有着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联系。我们不能一味强求所有的理论都用来结合和指导实践, 用来解决实际问题, 他们在逻辑上产生某些鸿沟也是必然的。

多数学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教育理论进行性质的分析, 将教育理论进行分类与分层, 虽然各自具体划分的类型不完全相同, 但进行分类的出发点却是一致的。冯建军依据教育理论的性质差异将其分为教育科学、教育价值理论、教育技术理论、教育规范理论的四个类型, 并将教育理论与教育价值理论归为基础理论, 将教育技术理论和教育规范理论归为应用理论。处在两个层次上的四种性质的理论, 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各不相同: 基础理论只提供有关实践活动的原理和观念, 应用理论直接提供实践活动的规则规范。作为理性认识产物的基础理论不直接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 而是影响人们的观念, 最能指导实践的理论是教育规范理论。这意味着作为基础理论的教育理论不应以实用性或功效性为特征, 而要超脱教育理论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倾向, 构建严密的理论体系; 意味着作为应用理论的规范理论应该回答“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 直接为教育实践活动提供规范而能够指导教育实践。也就是说, 理论研究要走出一条“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双赢的双轨道。

## 二、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研究存在的问题

### (一) 缺乏规范理论: “大教育学”式的教科书

作为教育理论的集大成者——“教育学”的教科书, 是我国用于教师教育的主要资料, 也是用于指导教育实践的主要依据。那么, 观照我国实然的教育理论就要观照我国的“教育学”教科书。

在应然的理论逻辑层面, 我们说教育理论是包括教育科学及

教育价值理论层面的基础理论和教育技术理论及教育规范理论层面的应用理论在内的多层面理论；在实然的现实层面，我国的教育理论则是“无层次”的“大教育学”，是教育知识的整合。“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时期，反而以‘大教育学’取代原有的包括教育基础学科与实用性的教育学科在内的教育学科群，从而使教育学背上沉重的翅膀既不成其为谨严的理论，又相当脱离实际。”当前高校中“教育学”教材内容还是采用传统的框架结构，详尽描述了该学科性质、特征特点、目的意义、任务内容以及原则方法等，各个章节被整合在一起，但割裂了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故这种“教育学”只能算是“教育知识的整合”，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基础理论。这种“大教育学”标称的是理论的科学性，而回避“规范”学科的性质，但实际上呈现的却是科学取向的“绪论”与规范取向的“本论”。也正是由于理论建设不认定自己的规范性，所以关于怎样进行规范的教育研究、怎样编写规范的教育学就成了问题，最终导致理论成不了够格的规范理论。因此，要真正清楚了解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内在联系，就不仅是在逻辑上的一致，而是要在现实中得以实现。这就要求我国教育理论的建设应踏踏实实地走出一条名副其实的理论与实践的道路，以保证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命题研究不为“虚假命题”，进而具有弥补理论与实践的鸿沟的可能性。

### （二）自说自话：还是理论问题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离的问题是一个学界争论多年的问题。学界“不厌其烦”地聚焦于此，涌现出了各种关于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论说。然而，“在众多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探讨中，不是从一种教育理论观出发，就是语焉不详地以自己心目中的教育理论观着眼”。以致我们觉得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似乎是一个既解决了，又没有解决的课题。说它解决了指的是在理论和逻辑上已经找到了合理的阐释，说它没有解决是说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矛盾依旧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这却又反映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脱离。旨在解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脱离问题，自身却陷入了这种隐秘的“自嘲”境地。

不管是从一种教育理论观出发或是语焉不详地以自己心目中的教育理论观着眼，他们表面上争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实质上却往往是理论与理论之争，理论者借实践对传统教育理论进行批判而意欲以自己的理论来取代传统理论。在这个层面上，理论与实践之争就成了“虚幻”的争论。有论者就直接提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争论是一个“劳而无功”的虚假性命题的观点，认为这样没有意识到讨论的根本意义，沉浸在“关系”的争论中不但毫无所取，反而阻滞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究竟该“何为”的真实性命题的展开与深入。针对我国“教育理论脱离实践”的现实问题而引发的对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思考，应以我国“活生生”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各自的现实情况为立足点和着眼点来探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机制，避免理论研究的“自说自话”。

### 三、回归教育实践：弥合理论与实践鸿沟

我国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在逻辑上已达成一致，在现实层面却还未能落实，因此我们需要回到实然的现实情境中对其予以观照。此外，以人为对象的教育活动中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问题，除理论与实践关系本体层面的探讨外，还要回到对教育活动及主体间关系之中来观照。“理论”和“实践”的两个维度，既共同组成于整体的教育实践活动，又都以主体的活动为根本意义。新时期，处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既要求以教育活动中的实然状态为指向，又要求各主体在共同体中互相互

动、通力合作。从而在理论建设中，踏踏实实地走出一条名副其实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双轨道路，保证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命题研究不为“虚假命题”，在发展中实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 （一）回归现实情境达成理论与实践的实然一致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两张皮”的困窘对提升现实教育的质量存在一定的阻碍。通过研究发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非难以融合，也并非不能达成一致。突破应然之困境，达成实然之统一，需要平衡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各自的理论实践范式，让理论实践化，同时要让实践理论化，避免羡慕对立思维的恶性循环中。教育者要充分认识到二者的关系，不管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都要遵循理论实践发展的内在逻辑，不能让理论失去实践这一个根本，也不能让实践脱离理论这一自觉。

#### （二）回归对教育活动及主体间关系的融合

王琳博、兰英两位学者认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两者关系经常处在“分离”与“融合”的徘徊状态中。分离并非本然的，融合才是根本。从分离到融合，离不开对教育活动及主体间关系的再度审视。教育活动包含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教育活动的主体多样。教育活动主体与主体间的相互联系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紧密相关，教育理论研究者与教育实践研究者都是作为对方的客观对象而存在，具有一定的主导性。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相融的，因此在活动中我们要充分发挥两者的主体性，提高融合力。

#### （三）回归“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双轨道路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联系离不开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双向建构。基础理论是对教育理论的“元”的阐释，而应用理论是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衍生，两者都统筹于教育理论范式之内，从两个不同的维度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更加多元化，同时实践对理论的补充也更回归现实情境，从而让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同向同行，双向互补，保证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命题研究不为“虚假命题”，在发展中实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 参考文献：

- [1] 宁虹, 胡萨. 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本然统一 [J]. 教育研究, 2006 (5): 14.
- [2] 刘燕楠. 对立与统一: 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立场综述 [J]. 上海教育科研, 2008 (11): 15.
- [3] 陈桂生. “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再认识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5 (1): 8.
- [4] 谢武纪. 理论预设、想象力与教育学知识的解释力 [J]. 高等教育研究, 2021 (10): 53-60.
- [5] 易森林, 陈彧洁. 解释学循环: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开放性互动 [J]. 教育学术月刊, 2021 (12): 19-24.
- [6] 王琳博, 兰英. 从分离到融合: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关系 [J]. 现代教育科学, 2022 (02): 1-6+42.
- [7] 张健. 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应然之境: 理论实践化与实践理论化 [J]. 职教通讯, 2014 (15): 3.
- [8] 范国睿. 当代国际基础教育改革: 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建构 [J]. 教育发展研究, 2008 (Z1): 67-74.

课题信息：本文为重庆交通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203010）阶段性成果。